

大慧普覺禪師書說卷第十三

感三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慈開上進

師到雪峯值建菩是會請普說問話畢乃云
菩提宿將坐重圍底三刦外時聞木馬嘶寸刃不
施魔膽碎望風先已暨降旗雪峯法窟真歇
場中人人懷報佛報祖之心箇箇抱安國安
家之略智如鴛子辯若滿慈雲門今日到來
只得結舌有分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既到
這裏不可徒然略借主人威光與大眾赴箇
時節遂拈起拄杖云還委悉麼天高羣象正

海闊百川朝卓一下復云大凡本學之士須
遇本分人始得若不遇本分人只是箇掠虛
漠只如適來上座問芭蕉拄杖子詰本分答
佗却理會不得如今諸方多少錯商量學家
既眼不明出來伸一問禪牀上瞎漢將金頭
語祇對便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一句
來一句去道我答得玄答得妙學者不識好
惡墮向皮袋裏將去到處合合得著則倒來
印可宗師合不著便將這般不材不淨蘊在
胷襟輕薄好人作地獄業你看忙真歇說禪

都不計較據學人問處信口便說更無滯礙
自然如風吹水只爲佗實見實說如普賢菩
薩從佛華莊嚴三昧起普慧菩薩如雲興致
二百問普賢菩薩如鏘鴻以二千酬又何曾
思量計較來蓋得法自在稱法性說如今人
不曾親證親悟只管百般計較明日要陞座
一
夜睡不著這箇冊子上記得兩句那箇冊
子上記得兩句關關湊湊說得一片如華似
錦被明眼人冷地覲見只成一場笑具奉勸
諸人明眼宗師難逢難遇既得遭逢如葷一

座須彌山相似直須退步放下許多人我無
明從前冊子上記持學得底撥置一邊不要
彊作主宰佗時異日閻羅老子打鬼骨脣便
是打這般彊作主宰底不是雲門謾你諸人
這話有分付處面前頓却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爲你作證不向這裏說更向何處說所以
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
教諸子百家徧天徧地豈是無言更要達磨
西來直指作麼畢竟甚麼處是直指處你擬
心早曲了也如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

惠州云庭前柏樹子這箇忒殺直又僧問洞
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又僧問雲門如何
是佛門云乾屎橛這箇忒殺直你擬將心湊
泊佞性轉曲也法本無曲只爲學者將曲心學
縱學得玄中又玄妙中又妙終不能敵佞性
死只成學語之流本是箇無事人却返被這些
惡毒在心識中作障作礙不得自在所以
教中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
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喻似有人問城中路
從甚麼處去指云從這裏去聞說便行早曲

了也這箇如何將知見解會魔較得失玄妙
是非底心去學得你要真箇不但一切放下
如大死人相似百不知百不會暮地向不知不
會處得這一念子破佛也不奈你何不見
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鉢歎君
不得諸人既來第三雪峯參禪切不得容易此是
明眼宗師可以依附堪爲法式或者見真歇
勸人發菩提心生謗議云既稱禪師自有宗
門本分事只管勞攘却如箇座主相似我且
問你那箇是本分事苦哉自既不能爲善返

笑佗人爲善這般底人我生滅嫉妒不除自是其是善知識既不勸人發菩提心不可教人殺人放火去這箇曲录木牀上不是你討名討利嫉妬生滅之處以道眼觀之如鑊湯鑪炭劍樹刀山一般擊動法鼓諸天龍神齊集道眼不明諸天龍神見你口吐黑煙寧不怖畏豈不見教中道未得謂得者是增上慢謗大般若人不通懺悔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稱因地不真果招愆曲須是真實始得六禪善知識者引導

一切衆生今見佛性當須觀根設教應病與藥不可對三家村裏人說拄杖子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禁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去也雖是本分說話教佗如何理會這老漢你禪和子尚自覓佗縫罅不得況佗俗人處身塵網現行無明若無善巧方便接引令其純熟如何便領會得此會盡是一二十程抱家遠來一人入社發心轉化多人爲善雖無利益這箇是善知識本分合做底事只是道爲雲門今

夏在廣因開箇燈心皂角鋪子隨家豐儉說
此巖禪室中問學者一句子如不思量計較
天真自然道得一句更與一拶擬議不來劈
脊一棒別無細膩忽然打發一箇半箇却教
上來雪峯就大鑪唐三韜事同一家早來真歇舉
世尊入舍衛大城乞食飯食訖收衣鉢洗足
已敷座而坐須菩提出衆作禮曰希有世尊
真歇云釋迦老子幸自可憐生被須菩提出
來道箇希有當下冰銷瓦解好大衆釋迦老
子未會說一字須菩提見箇甚麼便道希有

諸人要會麼但向真歇冰銷瓦解處看忽然
看得破一生參學事卑只如真歇尋常見學
者多認目前鑑覺求知見覓解會無有歇精
不得已教人向劫外承當據實而論這一句
已是多了此是一期方便如指月示人當須
看月莫認指頭如今人理會不得將謂寶有
恁麼事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既不識
方便語便向燃燈佛肚裏坐黑山下龜茲裏
不動坐得骨髓生胎口裏水漣漣地肚裏假
前黑漫漫地臘年夢見座雲門今夜對人天

眾前合諸聖說話各自記取言多去道轉遠
邇來真歇有一段公案未了雲門爲佗結絕
却昔有一老宿訪臨濟纔相見提起坐具云
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臨濟喝宿便禮拜濟
云這賊宿云賊賊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首
座侍立次濟云還有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
卷三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有過濟云過在
甚麼處座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師云臨濟
暗中輸了一籌却向明中贏得一著雖然有
輸有贏有明有暗爭奈傍觀者醜且道誰是

傍觀者良久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定光大師請普說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
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
師遠道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進云親切已
蒙師指示一句無私利有情師云作麼生是
親切處進云昨夜清風生八極今朝流水漲
前谿師云洎不問過乃云諸佛本不會出世
亦復無有般涅槃以本自在大願力示現無
邊希有法是法不可以思惟究竟非心所行
處既非心所行即非希有法既非希有法此

法無實亦無虛既無虛實喚作有亦不得喚
作無亦不得喚作亦有亦無亦不得喚作非
有非無亦不得喚作非非有非非無亦不得
不見適來禪客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
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師速
道雲門答佗道脫殼烏龜飛上天諸人且作
麼生辨明爲是有耶是無耶是虛耶是實耶
試出來道看如無更引些葛藤所以先聖道
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
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

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
照用同時則半瞎半開若也照用不同時則
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
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
賓主即今衆中或有箇不受人謾底漢也來
道這裏是甚麼盛三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
照說用說賓說主攔臂擋住拽下禪牀爛椎
一頓也怪佗不得還有恁麼人麼如無杓柄
却在雲門手裏放行把住說有說無說虛說
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總由這裏且道即今

放行好把住好良久云閑人眼瞎人眼一手推一手挽不是三要三玄亦非四種料揀畢竟箇甚麼舉拂子云雪峯輶毬睦州擔板復云諸人總道來這裏參禪我且問你禪作麼生參既爲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求師決擇要得自己明白心地安樂不是兒戲而今人箇箇道我怕死參禪參來參去日久月深打入葛藤窠裏只贏得一場口滑於自己分上添得些兒狼藉返不如未入泉時却無許多事此蓋末上一錯不過好人遞相

弘襲以致如此近來佛法可傷魔彊濟弱禪和家每人有一肚皮禪到處關白草相似驢年得休歇麼尋常向你諸人道祖轉西來只是作得箇證明底人亦無禪道傳與人若有禪道可傳則各自傳與父母傳與六親眷屬去也旣無可傳須是當人自悟始得你擬心卷五悟早錯了也豈況多知多解恣意亂統不見香嚴和尚在百丈會裏直是聰明靈利數年參禪不得只爲多知多解百丈遷化後到鴻山山云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

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
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香叢被鴻山
一問直得茫然却歸寮中將平日看過底文
字從頭檢過要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
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上堂頭乞鴻山
說鴻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云我說
底是底終不干汝事香叢奈何不得肚裏
只管悶又怪爲山不爲佗說破遂將平昔所
集文字以火燒却曰休休此生不學佛法也
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從此一時放

下禪也不思量道也不思量善也不思量惡
也不思量父母未生時底也不思量即今底
也不思量四楞著地一切放下便辭鴻山直
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卓菴一日芟
除草木因颺瓦礫蓦然擊著一竿竹作聲不
覺打著父母未生時鼻孔當時如病得醫如
暗得燈如貧得寶如子得母歡喜無量遂沐
浴焚香追禮鴻山歎曰和尚大悲恩逾父母
當時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事乃有頌曰一
擊亡所知你看佗得底人發言自是不同初

聞擊竹作聲忽然大悟所悟底心便絕消息如獮勒彈指樓閣門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便是這箇道理香嚴悟處既絕消息父母未生時事頓爾現前纔作箇頌子便有爲人底方便下面註曰更不假修治動客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多見禪和子愛去到處問長老長老家無著口處便爲佗解說你怕佗香嚴說得未分曉在更要註解又有一般人也道因擊物作聲有箇悟處或問

成三佗你試說看便擊物作聲曰多少分明有甚麼交涉大似隔離使拳頭爬痒如何得快活去又不見昔日俱胝和尚住菴時因一尼戴箇笠子直來遶佗繩牀一帢云道得即放下箇笠子俱胝當時道不得尼拂袖便行俱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即住俱胝人無語尼去後俱胝自歎云我雖是箇丈夫漢却不如箇婦人便要燒菴下山忽夜夢神人曰和尚不須下山且候當有肉身大士來爲和尚說法也過數日果見天龍和尚到來俱胝遂舉前

話似之天龍曰你問我我與你道俱胝曰道得即放下笠子天龍遂豎起一指俱胝忽然大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每曰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鄉鄰覺和尚嘗有頌曰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盛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駒不易騎你看這一頌便是會得這一指頭禪分曉也這箇如何學得俱胝身畔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佗事也學豎指祗對有人謂俱胝曰和尚這童子也不可得亦會佛法凡有人問佗皆如和

尚豎指俱胝聞得一日潛將一柄刀在袖中喚童子近前來聞你也會佛法是否云是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便豎起指頭被俱胝捉住以刀斫斷童子呌喚走出俱胝遂喚童子童子回頭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不覺將手一起不見指頭忽然大悟奇哉信知佛法不可傳不可學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香嚴悟處不在擎竹邊且道在甚麼處一時說了也諸人還會麼此事非難非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奉勸諸人退步自看一切現成便請直下

承當不用費力你擬動一毫毛地便是千里萬里沒交涉也諸人既在這裏須生慚愧不得容易過時若不存誠般若中將甚麼銷佗信施不見汾陽無業禪師曰看佗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腳鑄中煮飯哭過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塗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累灼然兄弟那時早有如此說話也更教佗見我輩如今做處也好慚惶

殺人兄弟光陰可惜時不待人各自打辨精神打教徹去亦不虛受佛廕亦不辜負平生學道之志近日道上座自雪峯來再三求入室云直爲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欲乞開示因舉馬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教渠看更與佗註解一徧不得作道理會不得作無事會不得作擊石火閃電光會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合作麼生渠遂疑著更不敢開口今日却來燒香禮拜曰妙道學般若多有

魔障欲請今晚爲對人天衆前舉揚般若以
憑憇悔願法界一切有情皆得頓悟甚深般
若同報佛恩雲門曰古聖有言怖心難生善
心難發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既知
怖罪回心向道此亦希有遂從其請爲渠憇
悔且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將甚麼憇然無有
有罪底聖人亦無無罪底凡夫凡夫造罪皆
自妄想心起都無實體雖無實體受報時亦
須妄受如影隨形不可逃避雖妄受報亦無
實體所以道若罪性有體則盡虛空界不能

容受何故爲凡夫造罪者多今道上座發一
念心欲直取無上佛果菩提此心一發所作
之罪如積乾草高須彌山所發之心如芥子
許火悉能燒盡無有遺餘還信得及麼此一
念心既發當時成佛已竟盡未來際永不退
失以何爲驗不見教中天帝釋白法慧菩薩
卷三
曰佛子菩薩初發菩提之心所得功德其量
幾何法慧菩薩曰此義甚深難說難知難分
別難信解難證難行難通達難思惟難度量
難趣入雖然我當承佛威神之力而爲汝說

假使有人以一切樂具供養東方阿僧祇世界所有衆生經於一劫然後教令盡持五戒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於意云何此人功德寧爲多不天帝釋言此人功德唯佛能知其餘一切無能量者法慧曰此人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億分百億分千億分百千億分乃至阿僧祇分無數無量無邊不可說分不可說不可說分亦不及一次第引衆生欲樂邊際諸根差別從十至百從百至

千從千至萬從萬至億從億至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數衆生盡令持五戒十善乃至第二人復倍前人之數展轉至百人一人倍一人之數盡令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果所得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說算數譬喻亦不能及盡其譬喻無較量處何故此一念心與三世諸佛平等無二無別故梵語憍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懺永不復造此心一發永不退失若能直下無心去初發心功德比

無心功德百分千分百千分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分亦不及一何故初發心時與三世諸佛平等故此心尚無三世諸佛向甚處摸據所以一念無心功德又無較量處若爾則亦無生亦無死亦無聖亦無凡亦無人亦無我亦無佛亦無法若能如是見得是真懺悔道上座既具大丈夫志氣決定要參禪但恁麼參須是豁然悟去直下無心方得安樂若不悟只是口頭道得幾箇無無更引些古人說無處錯證據

了便道我得休歇我且問你還歇得也未乃是將心無心若將心去無心心却成有如何硬無得古聖訶爲落空亡底外道塊不散底死人謗大般若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而招惡果這般見解如稻麻竹葦打殺百千萬箇有甚罪過這般底管取有一肚皮疑在若自無疑始有方便爲佗人決疑若自有疑如何爲人除得疑擬欲除佗疑再與佗添得一重疑所謂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諸人要知自無疑能與人除疑者麼昔世尊在靈山會上說法

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世時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是時文殊知衆疑怖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大眾文殊雖然爲衆決疑費力不少雲門今日爲道上座決疑且不用利劍只有箇不是心不是佛應作達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不是物若向這裏疑情脫去天下橫行若不然者聽取箇註脚一刀截斷生死路摩醯正眼頂門開無邊業障俱銷殞畢竟如何寒山拾得在天台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喝一喝下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

聲說偈讚文殊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大眾文殊雖然爲衆決疑費力不少雲門今日爲道上座決疑且不用利劍只有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向這裏疑情脫去天下橫行若不然者聽取箇註脚一刀截斷生死路摩醯正眼頂門開無邊業障俱銷殞畢竟如何寒山拾得在天台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喝一喝下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

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三

首釋

墮側六塞也切臂徒渾切蹄跳蹲蒲沒切
鑪落胡切鑪冶也輔揭楚鳩切弔切鑪輔
蒲拜火韋毒也揭手揭也揭切輶毬本古
越巨許戈切火同覩蒲已之誰駢黑之色馬切蒼也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